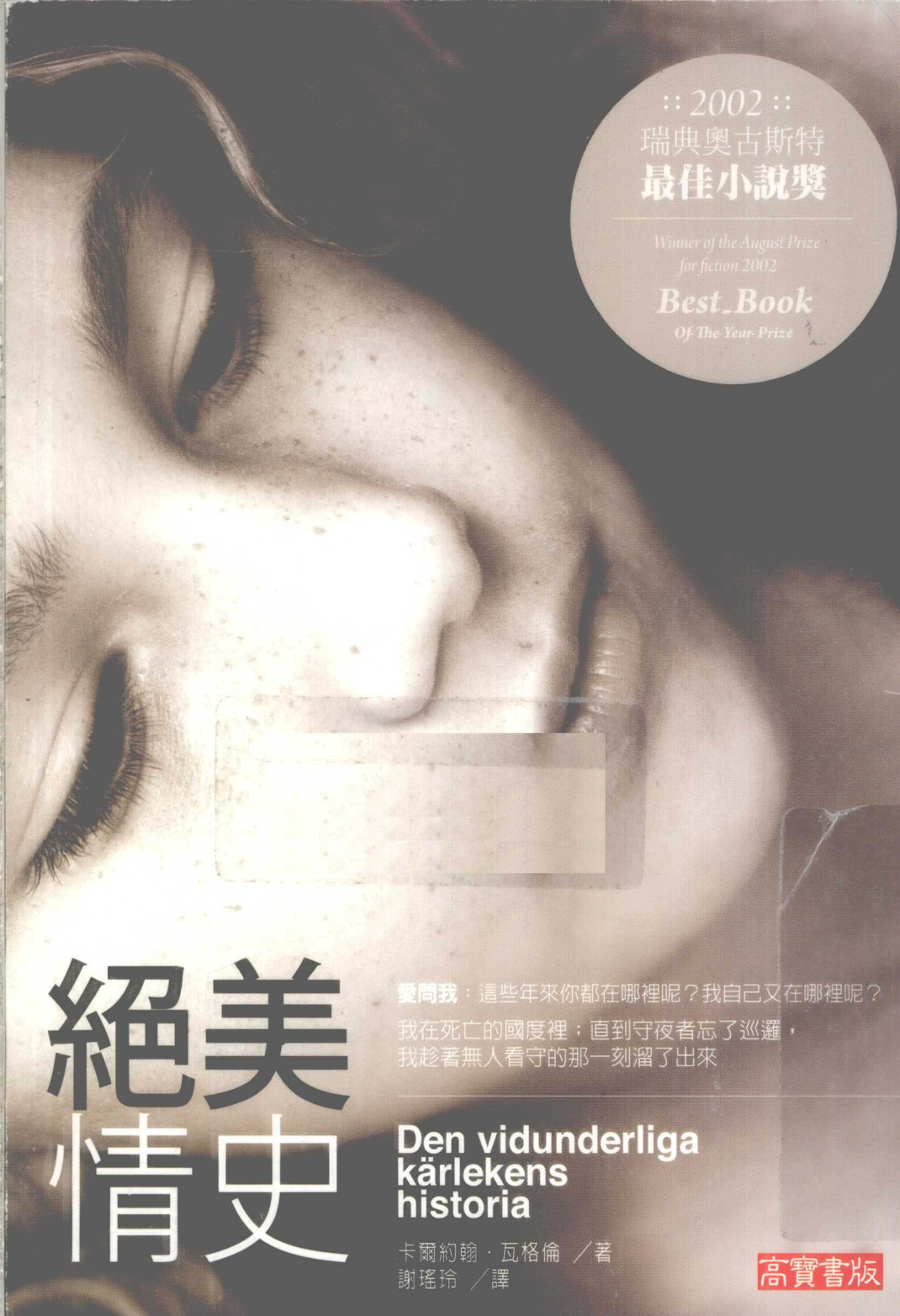




:: 2002 ::
瑞典奧古斯特
最佳小說獎

Winner of the August Prize
for fiction 2002

Best Book
Of The Year Prize

絕美 情史

愛問我：這些年來你都在哪裡呢？我自己又在哪裡呢？

我在死亡的國度裡；直到守夜者忘了巡邏，
我趁著無人看守的那一刻溜了出來

Den vidunderliga
kärlekens
historia

卡爾約翰·瓦格倫 / 著
謝瑤玲 / 譯

高寶書版

絕美情史

Den vidunderliga kärlekens historia

卡爾約翰·瓦格倫◎著

謝瑤玲◎譯



高寶書版集團

絕美情史

Den vidunderliga kärlekens historia

作者：卡爾約翰·瓦格倫 (Carl-Johan Vallgren)

譯者：謝瑤玲

總編輯：林秀禎

編輯：李國祥

出版者：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

網址：gobooks.com.tw

電話：(02) 27992788

E-mail：readers@gobooks.com.tw (讀者服務部)
pr@gobooks.com.tw (公關諮詢部)

電傳：出版部 (02) 27990909 行銷部 (02) 27993088

郵政劃撥：19394552

戶名：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發行：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Printed in Taiwan

初版日期：2009年1月

Den vidunderliga kärlekens historia

© Carl-Johan Vallgren, 2002

First published by Albert Bonniers Förlag, Stockholm, Sweden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onnier Group Agency,
Stockholm, Sweden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凡本著作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均不得擅自重製、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如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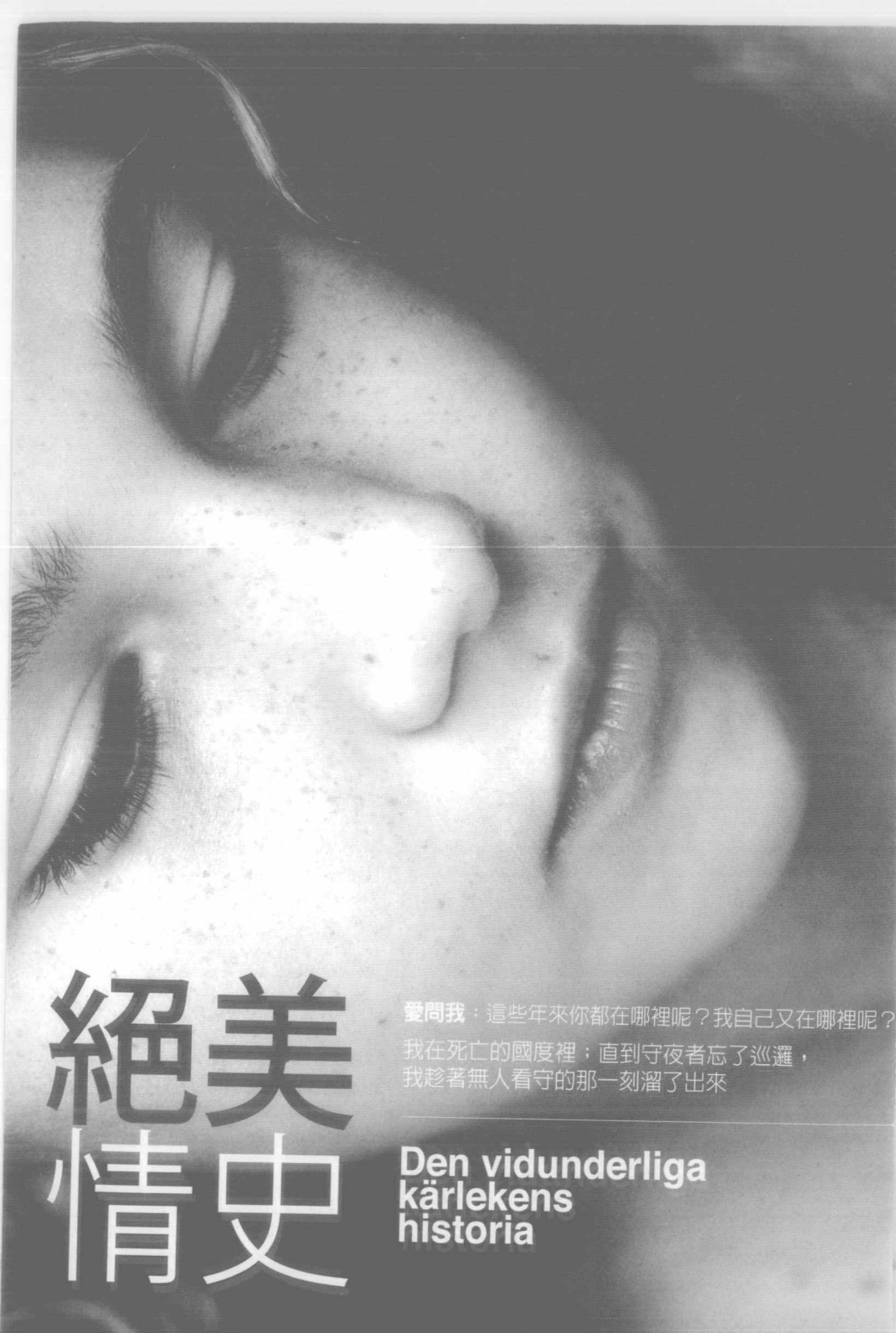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絕美情史/卡爾約翰·瓦格倫(Carl-Johan Vallgren)著
；謝瑤玲譯 -- 初版. -- 臺北市：高寶國際出版：希代多媒體發行，2009.01
面；公分. — (文學新象；TN119)
譯自：Den vidunderliga kärlekens historia

ISBN 978-986-185-261-4 (平裝)

881.357

97023617



絕美 情史

愛問我：這些年來你都在哪裡呢？我自己又在哪裡呢？

我在死亡的國度裡；直到守夜者忘了巡邏，
我趁著無人看守的那一刻溜了出來

Den vidunderliga
kärlekens
historia

……來自一個妳意想不到的近親，V小姐。

美國，麻州，瑪莎葡萄園，西提斯伯里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

親愛的佛格小姐：

首先，我要先謝謝妳的來訪，為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回憶，我希望也解答了妳的一些問題。我對系譜學一無所知，但就妳的情況而言，妳已得到的結論不容置疑；也就是，妳保有的是那個女人的姓氏，而我的呢，正如妳的猜測，是我們祖先德文姓氏的英文型態。

我年紀已經大了，與第一個赤足去世時一樣老了，而我活到這麼老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孤寂。如果妳的猜測都是對的，那妳就是我父系這邊仍存在於世上最親的親戚了。

在屈厄馬克教區內，只剩下我一個人還記得他。他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死於麻疹。

當時他已有一百零一歲的高壽了。同一年夏天，我滿八歲，早在大眾觀光將瑪莎葡萄園轉變成妳在島上太過短暫的停留時所看到的戶外博物館之前。我叫他祖父，雖說那是不正確的：他所有的子女都比他早死，實際上他是我的曾祖父。

附件的札記／筆記／備忘錄，記錄的是他對我的親戚說過的事情，尤其是對我的姊姊們和我自己。其餘的是我自己在半個多世紀前研究出來的結果。從德國的資料庫找來的資訊，妳自然可以自由處置。妳可能會對庫尼斯堡的資料特別感興趣；妳也知道，原始記錄已在戰

亂中消失不見了。

他還在世時，我年紀太小，不明瞭他故事中的細節。我只記得他是個心地善良的小老頭，臉藏在一個布罩後，是記號語言的文法專家。有一天我去探望他時，他嘴唇沒有移動，卻以很清晰的聲音對我低語：緊閉嘴巴，讓別人以為你是個小丑，勝過開口說話而免除別人的懷疑！我後來獲知，他是引述林肯的談話，而他曾與林肯本人見過面。

聾子最初出現在瑪莎葡萄園是在一七九〇年代。近親通婚的結果，造成該地區處處都有殘障者。我年輕時，每一戶人家都有聾子。在提斯伯里和屈厄馬克教區內，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聾子。有些村子裡所有的人都有聽障，到最後島上所有的人都開始學手語了。我們這些聽得到的人則具有雙語的能力。事實上，由於我的雙親都有聽力障礙，我是先學手語再學英語的。這樣說好了：殘障非常普及，所以耳聾這個想法根本不曾存在過。我們從未將他們視為「聾子」。是我們處於他們之間，而非反之。他們是這個島的主流。他們的世界就是我們的世界。

到了五〇年代初期，退化的基因就消失了，但是我們之間年紀較長的都仍然會使用手語；不是用來說黃色笑話（雖說有時候不可避免）或避免讓訪客和遊客聽懂我們私密的談話（妳可能也注意到了，這也是難免會發生的），而是因為這是島上的通用語，和英語一樣常用。而且這比說的語言更為深刻。最近我才能在《國家地理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西印度群島天意島的報導，那裡的人彼此溝通用一種古老的馬雅手語。我可以把那篇報導影印寄給妳

看，也許妳會覺得有幫助。

顯而易見的，我個人最熟知的是赤足在美國的故事，雖說我選擇研究他早期在歐洲的生活。根據家族傳說，他失去妳的高祖母時深感傷痛，此後沒有再真心愛過另一個女人。雖然如此，他還是和兩位本地的女子生下了四個孩子。我的兩個姊姊和我是我們家族中出生時沒有殘障的開始。

佛格小姐，妳有沒有自問過，聲音究竟是什麼呢？這是件很有趣的事，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因為這指出了我們和意識的關係中具有盲點。

聲音是一種使空中的分子移動的振動。聽力正常的人可以聽到從二十到兩萬赫茲的聲音。每秒振動不到二十次的聲波稱為亞聲波，而超過兩萬次振動的則稱為超音波。只有蝙蝠活在超音波的境域中；就臨床上而言，牠們聽不到聲音，而是感覺到的。鱷魚、鯨魚、彭巴斯草原的駝鳥和食火雞則活在亞聲波的世界裡。就這些事例而言，聽的想法也是無意義的，因為這些動物的「聽」與一般所知的不同。例如，鱷魚並沒有耳朵。牠用牠的身體聽；也就是說，鱷魚以腹部皮膚下的感覺神經來感受外界的振動。

妳來訪時，問我赤足活在怎樣的一個世界裡。我想提出的假設是，他活在我們一般已知的聽力指數之外，他聽到的是迄今科學仍無所知的另一種頻率。

此外，他死後立即進行的解剖，顯示許多令人困惑的生理矛盾。例如，他的心臟比例太大，是一般正常人的兩倍，儘管他是個侏儒。當我在他的醫學日誌上發現這個有趣的小細

節時，我的詮釋是象徵性的：他的心很大，因為他的一生就是個愛情故事，就如同妳高祖母的一生一樣。醫生記錄說他「奇蹟似地活著」，因為他有一顆應該在幼年期就停止跳動的心臟，只有一顆腎臟，肺部只有一邊功能正常，腹部又長了許多瘤；當時的專家評估那些瘤在他死時至少已有半世紀之久了。但解剖死屍的發現中最令人驚嘆的是他的聽覺器官：他根本就沒有內耳前庭，也就是一般人的平衡中樞。事實上，他根本就不可能走路或移動才對。

他死後一個月，他的屍體送到波士頓的一所畸形學診所去做進一步的解剖。解剖屍體的是一位畸形學專家，他認為除了他的右耳有些石化現象之外，據猜測在「到兩歲以前」的幼兒時期前應該是健全的。這與第一次解剖時得到的證據有所牴觸。因為這表示他在嬰孩時期是聽得到的，不管有多輕微。

這可以解釋他的音樂天賦——這是他傳記之中難解的謎團：一個自出生就耳聾的人怎可能明瞭並演奏音樂呢？也許，正如解剖的結果指出的，他幼年時期——在完全失聰之前——他可以分辨音符和聲音？

有聽覺的人很難想像聾子的世界。妳必須想像一個沒有任何聲音存在的世界，沒有風吹，沒有說話聲，沒有愛人的笑聲，或許連聲音是什麼都無從得知。出生就耳聾的人絕不會提及靜默或缺乏聲音。他們也不會為耳聾抱怨，正如出生就眼盲的人不會抱怨缺乏視覺的刺激一樣，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想像「看東西」是怎麼一回事。就像妳，佛格小姐，不會為一個從未經歷過的現象，或一個妳不知道他存在的人，或一個妳從未到過的地方感嘆。這一切——

耳聾，眼盲——都只是比喻。

路伊·魏高斯基，那位著名的缺陷學家，寫道：「語言在產生思想時死去，這暗示了思想和語言彼此超越。」這與叔本華所說的「思想一受到語言的裝飾就死了」是一樣的意思。語言只是人生經驗的參考點；對話的意義就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關連而召喚出相同的立場。但是或許也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同樣的結果。有人說一幅畫面勝過一千個字。音樂也一樣，是創作者對聽者傳達心靈情感狀態的一種方式。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一個耳聾又沒有學過任何口說語言的人，猶如活在地獄的邊境。人和事物都沒有名稱，生存變得混亂，一團空無。問題和答案的思考失去了意義，抽象概念並不存在，這種人的智力停留在兩歲的階段。因為只有透過語言，兒童才能進入歷史的象徵性領域和未來，透過語言，幼兒才能學習如何摘錄和歸類。

我的父母使用一種比英語更要豐富得多的語言：手語。手語與口述語言不同，它具有四度空間，在時間和三度空間的立體世界同時發生，因此在很短的時間裡可以傳達大量的資訊。一個三個月大的孩子可以學習手勢，遠在他夠成熟到可以嘗試以聲調和話語來表達情感之前。我學到的第一個手勢是要吃奶。我父母親說，當時我才四個月大，也就是說，正常的家庭中的普通孩童在那個年紀只能以尖叫來表達他們的飢餓和需要吃奶。我最早做的夢是以手勢溝通的手，沒有聲音的語言，以視覺傳遞的資訊，嘴脣無聲的動作，移動的象徵。到現在，我有時候仍以手語做夢。

我的叔叔，亨利·羅素——普萊斯，曾是美國最頂尖的詩人之一，但除了一小圈人之外卻無人知曉。他是個手語詩人。我還記得小時候和他見面的情形；當他的靈感湧現時，他的身體會開始抽動，同時他會比出手勢來。他是個非常有天賦的詩人，島上的老人們至今仍津津樂道：我在全美各地都碰見過不同的手語族群會「念誦」他的詩句，而且念上幾個鐘頭也不覺得疲累。

耳聾者的文化，有聽力的人是不會了解的。手語的幽默和反諷，用手勢「唱歌」的合唱團，走進一家所有的客人都是聾子的餐館的那種感覺，餐桌旁的手以閃電般的速度比畫而營造出來的奇幻氣氛，當某人「說」了什麼笑話而引發的陣陣笑聲才會打破的奇異靜默。或者當你插入兩個正在以手語交談的人之間有多失禮，或者以凝視別人的手去傾聽別人的對話有多醜陋。

我在這種文化中成長，所以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但當我想要對外來者解釋時，我卻不得不用比喻。解釋赤足的情況也是一樣；想要談他不尋常的天賦和一生，一定得用比喻的說法才行。

有些神經病學家認為我們的意識與我們周遭的世界並不同步，我們以一種遲鈍的方式經歷現實，因為我們的腦子會擋掉不相關的印象。或許我們必須以這個論點來看我們祖先的天賦？也就是說，他和其他人不同，他的感官印象是同步的，他不浪費時間去篩檢事實，因此，他不僅可以接觸到更大的資訊，而且也可以快速吸收，以致於他似乎有能力預測別人

的想法？

這當然都是臆測，無法加以證實。自我是擴大意識的一幅地圖，正如語言是知識領域的地圖，因此絕不可與知識本身搞混一樣。

佛格小姐，也許妳已注意到了，我要費很大的心力才能談妳感興趣的事物，而且也只能透過這些比較、譬喻和相關的事例。但有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赤足不尋常的天賦具有取代感官缺陷的作用。

每個人對這個世界都有其獨特的見解。失去某種感官會由另一種加以彌補。耳聾的人用眼睛聽，用觸覺說話。海倫·凱勒用泰多瑪法（Tadoma method）發展出一種方法，讓既聾又瞎的人可以以觸覺理解這個世界。只要將指尖放到另一個人的脣和喉頭處，這個聾又瞎的人便可以「感覺」另一個人說的話。別人只要依循字母或手語，也可以了解他要表達的意思。

我們的祖先生於一個仍將聾子視為智障的歐洲，當時手語仍不普遍，也在亞歷山大·葛拉翰·貝爾和海倫·凱勒相繼改變我們對這種殘障的態度的許久之前。大自然彌補了赤足的缺乏聽力，但以那麼激烈的方式，以致沒有成為科學的標記。所以我的筆記採用一種比擬的形式，以便找出我們的謎團根源。

佛格小姐，我們都不要虛偽吧；我說我們是故意的。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就知道妳是我們這一小群異類中的一分子。而妳所要找尋的並非我們的祖先，赤足，而是妳自己。妳的天賦令妳害怕，因為這並沒有合理的解釋。在瑪莎葡萄園，妳應已注意到我是明白的，也設法

掩護妳。

我相信「可以聽到聽覺以外之事物」的時刻，在妳身上比在我身上更常發生；妳遺傳了更多他的天賦。我偶爾會經歷那種時刻，在我最沒料到的時候，但那已不再使我害怕了。（就在我寫下這幾行字的此時，女僕正好要到我的書房來看一下屋裡唯一會走動的鐘，我早在她到達門口之前就「聽到」她心裡的想法了，因此為了不受她打擾，我叫道：「快四點了。」她也回了我一句：「謝謝！」她受僱在此已二十餘年，早已見怪不怪了。）

我現在差不多和赤足第一次以他神祕的波長對我說話時一樣老了。我不知道我父親是否有這種天賦——他從未顯露過任何跡象——但我的一個姑媽擁有且直到她死前一輩子都想要隱藏。

既然我已過了漫長又豐富的一生，接近盡頭，這燙熱的十字架必須傳承。佛格小姐，我認為妳是完美的選擇。我要把赤足的故事說給妳聽，因為有誰會比妳更了解呢？我們都是後人，是一個惡魔之愛的果實，而今天妳是我父系這邊仍活在世上最親的親人（雖然妳住在大西洋對岸北歐的一個小國家）。

最重要的是，妳有這個天賦。所以我把他的故事留給妳保存。

強納森·赤足

於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提斯伯里

I

1

一八一三年二月的一個夜晚，約翰·高茲醫生在他的外科手術室裡整理藥櫃中的瓶罐時，無意間找到一枚式樣簡單的銀製訂婚戒，上面嵌了琥珀，是他太太在十四年前送給他的。當時他在著名的亞伯提那大學念完醫科後，剛剛在庫尼斯堡開業。也就是說，那是他的子女誕生之前，在他雇用兩名女僕之前，也在令人有點屈辱的軍事頭銜「理髮師兼外科醫師」加在他已有的資格之前。他的指尖因整天測量病人的脈搏而變得敏感，因此在他專用來放藥膏和瀉藥的木架子的一道縫隙中，摸到了那枚戒子，就在一罐他在一星期的醫治過程中不小心放錯位置的水銀凝結膏旁邊。他移到窗邊，窗外的風雪已經肆虐了四十八小時了。他記不得上一次看到這枚戒子是什麼時候。一定是之前因為他的診所越來越忙，只好將舊商號改建，好把手術室從一個小房間遷移到另一個較大的房間去時，不小心失落的。他把戒指舉高到診療臺上方的油燈下，對著燈光細看。在琥珀中有一隻甲蟲，類似埃及的聖甲蟲。高茲從工具櫃裡取出他的放大鏡，以醫生超然的態度觀察，注意到這隻蟲必定是在爬出蟲蛹不久之後就突然死了，因為牠嚴重畸形。牠的頭是身軀的兩倍長，三對腳只有一對發育完整，同時牠既沒有下顎也沒有觸鬚。

高茲順手把戒指戴上，注意到儘管優渥的生活對他的身材有不利的影響，但戒指還是很